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6

2013年1月15日

父亲 — 漆远渥将军的故事

漆海涛、漆海波、漆海鸿

父亲是大山的儿子，山，是大别山；父亲是从将军县走出来的共和国开国将军，县，是金寨县。

引路人

1929年安徽省金寨县共青团道委书记漆远渥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见到了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，声名卓著的许继慎同志。许继慎1924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，与徐向前、左权、陈庚是同期同学。张国焘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，大力推行“左”倾路线，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受到很大损失，许继慎和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各项“左”的政策强烈不满并予以抵制，张国焘凭借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

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肆意打击报复。1931年11月，许继慎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为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反革命”，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（今新县），牺牲时年仅30岁。1994年中央军委确定许继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。年仅14岁的漆远渥率真地问许继慎：“什么是革命？怎么样才能当一个革命者？”许答：“革命就是为大众出家，去西天取经。‘出家’，就是不顾家不要家，一心一意去拼命。‘西天’，是劳苦大众的极乐世界。‘经’，是马列主义这本真经。西天道远，一路艰险，要闯九百九十九道难关都不止。要学松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要做牛，忍辱负重，任劳任怨，可能还要挨几下不公正的鞭打呐。要千锤百炼才能修成正果。”

父亲家一门忠烈，爷爷奶奶都是早期的共产党。任乡苏维埃主席的爷爷被“还乡团”活埋在荒郊野岭。奶奶在野地里哭了三天三夜，只捡回几片爷爷的衣服安葬。父亲的伯父时任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长，被诬为“许继慎”死党，被张国焘一伙打断了腿，用担架抬着赴刑场。经过父亲身边生离死别时，伯父只来得及悄悄向他眨了眨眼永别。而父亲自己也万难逃过这一劫，被诬为“小改组派”，被张国焘一伙灌辣椒水、上电刑，由文书降为伙夫。头部受到摧残，落下偏头疼的终生病根。父亲常微笑曰：“这是我修行路上的第一个洗礼”。

父亲说：“许继慎是我革命的引路人，其言像种子播进了我的心里，其行像烙印烫在了我的身上，影响了我一生”。

一袋干粮

1935年，任红四方面军十师作战侦察科长的漆远渥，长征路上二过草地。茫茫大草原，草深过膝，沼泽遍地，荒无人烟……

一天，行军下来太疲劳了，刚刚起草完一份电文，父亲就靠在一个

战友的身上睡着了，被一声“出发了！”的叫声唤起，一阵阵饿意袭来，手一摸身上，如遭雷击般呆在那儿了——干粮袋没有了，不知是掉了还是被人拿了，自己辛辛苦苦用瓦片搓的一整袋青稞没有了！一路上只有在饿急了的情况下才数出几粒吞下去，干粮袋就是生命，草地无粮等于死亡。怎么办？人人都只有自己的一份，在这茫茫泽国到哪里去找粮食？父亲还在发呆之际，参谋胡鹏飞（后任海军副参谋长）走过来说：“远渥啊，别着急，咱俩同吃我这一袋吧，死就一起死，活就一块活。同志哥！”父亲望着胡，潸然泪下。

六十年代初，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。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驱车几十里去水库，花了大半天时间钓上几条鱼。平时舍不得吃的黄羊肉都拿出来，积攒了大半年的“特供”肉票也全都找出来，买了肉。亲自下厨房，动员全家人，精心准备了半天，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地盼着这顿“丰盛的晚宴”。胡鹏飞叔叔来了，席间，父亲站起来，郑重地端起一杯红葡萄酒，酒杯微微颤抖着，满怀深情地说：“孩子们，胡叔叔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，我们俩是靠吃他那一袋口粮才在漫漫长征路上，一步一步走下来的。没有他就没有我，更没有你们！”胡叔叔也端起酒杯站起来，酒杯同样抖动着，眼里闪着泪光，哽咽着说：“我和你们的爸爸是生死战友啊！”……全家人都哭了。后来，胡叔叔的儿子一再说：“漆伯伯见我们一次，就讲一次‘一袋干粮’的故事，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漆伯伯却说，要讲！讲一辈子！这一袋救命的干粮，我永志不忘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是靠战友的口粮才走出草地，活下来。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，我身边倒下了多少战友啊！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前30万人，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。弱小的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了三个敌人：一是大自然极其罕见的艰难困苦，二是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堵截，三是来自内部叛徒张国焘的分裂。红军为什么能胜利？除路线正确外，红军上下一致，

万众一心，亲如手足般的团结友爱，是决定性因素……长征精神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，长征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不朽的史诗。”

保卫总部

父亲戎马一生，功勋卓著。左眼被弹片打瞎，右臂被打断，右腿中弹，遍体弹痕余只眼，是一等残废军人。在他军旅生涯中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是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。这一彪炳史册的战功已记载在军事科学院出版的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军事历史卷“漆远渥”栏目中。

1942年，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，动辄用兵数万，持续两三个月。所用战术也是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，什么“铁脚闪击”、“抉剔战术”、“铁壁合围”、“蘑菇战术”、“马蹄形堡垒线”、“鱼鳞式包围阵”。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。还制定了以捕获暗杀我八路军首长、摧毁八路军首脑机关的C号作战计划，妄图施行“奇袭捕获”消灭总部，活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。日军搜集了各式便衣，印制了彭德怀、左权、罗瑞卿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李达等人的照片和简历发给日军挺进队和特工队员。

八路军总部，是抗日武装力量的统帅部和首脑机关，指挥着广阔战场上的千军万马，但它本身除了一个警卫连外，却再没有一兵一卒。相反，还拖着一个庞大的尾巴：除总部机关——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以外，它还携带着各种物资、上千匹牲口和各类后勤人员。同时，跟它一起行动的还有北方局党校教职员工、学员、新华社记者、银行干部等等。这一万多人马，全部由非战斗人员组成，平时行动起来尚且困难，更何况面对凶残的日军几个师团二、三万人的围攻！

1942年5月25日拂晓，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于山西辽县（今左权县）太行山南爻铺一带。总部及直属队一万多人马，拥挤在崎岖的山

道上。日军的铁桶合击圈已经收拢，正以梳篦队形向南爻铺一带压缩，步步逼进，大有一口要吃掉总部的态势。负责掩护总部转移的是 129 师 385 旅 769 团和 13 团。769 团，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缩编的主力部队。团长郑国仲（后任海军副司令）、政委漆远渥。在完成了预定的阻击时间后，郑团长率二营、漆政委率一、三营分别转移。漆部刚接近十字岭山腰腹地时，却意外地看到了本应早该转移走了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、八路军副参谋长、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、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总部首长。罗瑞卿一看到漆远渥便焦急地大声喊道：“漆政委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把总部交给你了，立刻掩护我们！”。父亲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什么时候了，总部居然还没有动，怎么还在这里？！父亲大声回答道：“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你们，你们快走。快！快！快！”随即带领两个营返回身抢占了几个制高点，特别又派一个排在较远距离的一个山头放了警戒哨，很快就和敌人接上了火。父亲一面指挥作战，一面几次三番派参谋去看总部走了没有，催总部赶快撤离。当回来的参谋一再报告说总部还没动时，父亲急了，手提驳壳枪一路奔回总部。只见总部报务员正在发报，还在和全国各个战场、延安、党中央紧张联络。彭总的安危连着全军上下的心，父亲一身硝烟，伟岸的身躯立正站在彭总面前，急得直跺脚，一声比一声急，一嗓比一嗓高，直喊：“彭总，你走！你走！你快走！”彭总那狮子般的头紧闭着厚重的嘴唇，一声不响，炯炯如神的眼光直盯着父亲。罗瑞卿主任高高的个子，腰里别着一支左轮手枪，在旁边厉声问道：“敌人到了哪里？你就顶不住啦？！”父亲答：“你们在这里发报，时间长、报量大，敌人无线电测向很准，已经发现了这里是中枢首脑机关。几个方向的鬼子都压过来了，有几千人，还在急剧增兵。阵地暂时还在我手上，情况万分危急，你们赶快走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！”彭总沉稳地说：“我正在

向毛主席发最后一封电报，很重要，发完就走。天塌下来，漆远渥你个子高，给我顶着！”父亲大声回答：“是！”返身跑回阵地。刚一回到前沿，就接到报告：把守最前面那个哨位的排长，因敌人炮火凶猛，兵力相差悬殊，伤亡太大，擅自放弃阵地，带着仅存的三个战士撤回来了。父亲一听火冒三丈，疾声令到：“集合！那个排长在哪里？带到队前。”见到排长，父亲怒不可遏，铁青着脸：“你，好大的胆子！没有命令你敢后撤？！你知道谁在后边？总部在后边！总部首长在后边！！彭总在后边！！我都不敢后撤一步。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了，我这只枪从来都是杀敌人，你今天贪生怕死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，非对你执行战场纪律不可，不杀你，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。纪律是铁必需严明，罪过是恶必需严惩。枪毙！”一声枪响之后，队伍群情激昂，有位连长脱下外衣，光着膀子激动地说：“政委，你不要再说了！今天我们的命也不要了，拚死也要掩护彭总突围！”父亲高声令道：“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，自我开始，哪个胆敢后退半步，以身拭法，一律枪毙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总部！！！”父亲一边指挥战斗，一边连续三次派参谋查看总部撤离了没有，每次参谋都报告说总部撤离了。父亲却说：“再看一次，看仔细，看真切，瞪大眼睛。报错了杀你的头！”因不放心，父亲又亲自跑回去，确定总部已安全撤离，才返回阵地。左权参谋长安排彭总、罗主任分别突围后，率总部直属队，随 769 团团部行动。父亲拿起一支刺刀闪着寒光的三八大盖，使出了杀手锏：一是“指挥靠前”：“上刺刀！我暂代营长指挥，营长下连，连长下排，排长下班”。各级干部身先士卒，带头冲锋陷阵，领头迎接死亡。二是用“猛药”：集中兵力、火力、火器。父亲命令拿出平时不准动用，由团长、政委亲自掌握着，关键时刻才拿出来的 769 团的“核武器”——四挺崭新的捷克布伦转盘机枪。三是“破釜沉舟、决死一战”：让各营、连都组织敢死队，冒死轮番冲锋，一定

要把突破口撕开。用刘帅的打法，攻击敌人“不能像茶壶倒开水，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，要揭开壶盖，翻转茶壶，把滚烫的开水一家伙浇到敌人头上！”父亲下令：“轻重火器集火齐射，把突破口给我打成一片火海！见敌就杀，一个不留！坚决打出去！”区区小日本，怎么能挡得住这样一支猛虎般来拼命的正义之师！这突然、凶猛的火力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，一阵密集手榴弹投掷之后，布伦怒吼着往两旁一扫，弹雨旋风般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。“冲！”父亲和他的部队端着蘸血的刺刀枪，冲过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。

父亲回忆说：“战士们真是英勇啊，前仆后继，视死如归，用手榴弹和刺刀硬是杀开了一条血路。过封锁线时，连敌人巡逻队刚刚扔下的烟头还在地上闪着红光。那位连长，再也没能回来……这一仗，全团近千人打的仅剩几十人，充分体现了徐帅提倡的狠、硬、快、猛、活的战斗作风，打出了威风，打得日军记住了这支部队，扬言：‘专打 385 旅’，‘消灭 769 团’。”

下午 5 点，十字岭上，即将突出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，父亲和左权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尾追的敌人。阳光里望远镜的反光格外耀眼，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，敌判断这是指挥官，连续向父亲和左参谋长的位置发射密集迫击炮弹，第一发校验弹在父亲身边爆炸，父亲扑倒的同时，只来得及大喊一声：“参谋长，卧倒！”左权参谋长未卧倒，正在招呼直属队快隐蔽。紧接着，另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至打在父亲和左参谋长之间，一块弹片飞起不偏不倚击中左权头部，左权当即牺牲，倒在巨梁般横驾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。左权是抗日战争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。另一块弹片击中父亲右臂，用担架抬下去的时候鲜血滴滴洒在热土上，染红了几床棉被。太行山巍巍屹立，清漳河低声呜咽；将士用命、血染疆场，令山河动容。从此，父亲行军礼只能用左手，右

臂不能抬起，落下了终生残疾。建国后，一次空军党委会议上，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国防部长彭德怀，介绍时任华北军区空军政委的父亲时，彭总立刻大声称赞：“认识，能打！”

朱总司令闻左权牺牲的噩耗，仰天长叹：“断我左臂”。满怀悲愤地提笔赋诗，悼念左权将军：

名将以身殉国家，
愿洒热血卫吾华。
太行浩气传千古，
留得清漳吐血花。

这是总司令颁布的最高嘉奖令。它是给左权将军的，是给所有在这次战役中浴血奋战牺牲的烈士们的，也是给父亲的。

若要觅英雄，先到艰难处。769团这支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，至今还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。掩护总部突围，是父亲的一座丰碑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每忆此役，父亲总是热泪盈眶：“为掩护总部，全团几乎全部打光——值！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是幸存者。”

大政委和小政委

1943年一天，129师师部忽然通知385旅769团首长去师部，团长郑国仲、政委漆远渥快马加鞭一路赶到。一进窑洞，129师政委邓小平，立刻走过来，也不握手，竖起右手食指劈头严肃地说：“769团打仗算第一，违反纪律也不算第二。”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，明白邓政委批评的是前两天有的战士行军踏坏老百姓的庄稼不赔偿，有的干部拿老乡的黄瓜不付钱的事，这些事团里已经处理过了。冲口就说：“邓政委，769团打仗不算第一，也不能说违反纪律不算第二。”邓见父亲不服，立刻

火了，高声说：“问题发生在下面，根子却在上边，就在你们身上，就在我漆远渥身上。不要以为能打几个仗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，为所欲为。破坏群众纪律，就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！你这个漆远渥骄傲自满，刚愎自用，不爱学习，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，不抓新动向，不善于见微知著、举一反三，目不明耳不聪，政治上不敏感，这样下去不仅会带坏部队的作风，也会影响你的发展。指挥员决定部队的命运，我就是抓住指挥员不放。”父亲回忆说：“我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对部队很有感情，很有荣誉感，上级怎么批评我本人都可以，但一提我的部队就受不了。”父亲低着头，用脚踢着地。邓政委见状又凌厉地加上一句：“你这个政治委员缺少政治。”父亲涨红了脸还要争辩什么，只见刘伯承师长，用热毛巾敷着仅存的左眼从里屋走出来说：“远渥呀，小政委敢顶大政委呀，还有这样的道理啊？！这怎么行呐？年轻人怎么这样大的火气？来，到我这儿来。”父亲心头一热：师长那神态、那口气、那目光，“像老妈妈一样”。

父亲说：“残酷的战争年代，首长们治军极严。上级越是‘骂’得声严厉色，‘骂’得一针见血，‘骂’得你恨不得当场就‘跳井’；上级就越是在真心爱护你，严格要求你，恨铁不成钢。往往是当面骂你的娘，背后升你的职。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炮声和‘骂声’中成熟、成长锤炼起来的。严是爱，松是害。如法炮制，我们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下级。上下级亲密无间，水晶一样。才带出了钢铁般的队伍。”

“我这一生跟徐帅学英勇，跟刘帅学战术，跟邓政委学政治。能有这样几位严师教诲，耳提面命，言传身教，刻骨铭心，使我终生受益。”

石家庄·西柏坡·党中央

1948年，东北敌军危若垒卵，蒋介石急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沈阳、

北平之间飞来飞去。他压傅作义出兵增援锦州，10月下旬傅却搞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军事行动——偷袭石家庄。

对于这个行动，傅作义极为保密，没有使用电台，只用文件传递命令。但还是被识破了：在傅作义司令部里有一个刻蜡板的人（我地下无名英雄——甘霖），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均由他刻印下发。这天，他突然接到一份文件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以国军94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，配属汽车500辆，装载大量炸药，其后是骑兵第12旅，暂编第32师，总共两个军的兵力为先头部队，由涿县等地往保定南下，偷袭石家庄。”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。他刻完这份命令，便搭车到徐水，从徐水县政府给晋察冀军区挂电话。军区司令部在平山县孙庄。聂荣臻司令员、薄一波政委都在司令部，听到报告，他们全都感到情况严重，不远处就是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。敌人的阴谋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，眼看敌人大部队乘汽车而来，而自身却无兵可调，三兵团远在绥远，二兵团远在平绥线一带，远水难解近渴。敌人的行动很快，25日起先头部队已经涿县南下。聂荣臻立即将这个紧急情报报告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，共同确定了以下几项应急措施：

调冀中七纵队统一指挥地方军和民兵迅速沿平汉路两侧布防，力争把敌人挡在唐河以北，如果敌越过河，我则无险可守。

调一名能打大仗、恶仗、硬仗，作战决心大、善动脑、有大智大勇的将领来七纵主持前指工作。

发动民兵和地方部队破路、敷设地雷、设置路障，以配合部队阻击，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。

组织游击队配合部队专打敌人的骑兵。

调距离最近的二兵团三纵队由平绥线兼程南下。

请石家庄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同志组织武装军校学员开到滹沱河

桥头担任守备。

聂司令员还做了最坏的准备：万一主力赶不到，就在正定附近蓄水，抬高滹沱河水位，阻滞敌人前进。

10月25日，时任冀中军区副政委的父亲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紧急电令：“即去军区，受领紧急任务，十万火急。”在一所小院，一间简易的平房里，父亲见到了聂司令员。小小的平房里一片静谧。砖地上，放着一个帆布躺椅，旁边是个小方凳，笔墨纸砚放得整整齐齐，还有几箱书，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，丝毫没有大战将即、情况紧迫的气氛。聂司令员边沉稳地递给父亲敌偷袭石家庄的情报，边说：“情况相当紧急，非常严重。目前唯一可调用的部队只有冀中第七纵队。军区决定：你去七纵，任副政委兼前指书记，组织指挥此战役。你是临危受命，事关中央安危，只准打好，不准打坏。你要把敌挡在唐河以北，不准敌一兵一卒过河；不准敌越河向石家庄前进一步；不准敌对西柏坡造成一丝一毫的威胁。我已严令三纵火速南下增援，他们到达前，你纵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、扭住、缠住敌人。为聚歼来犯之敌争取时间。现在是唱‘空城计’，你要把它唱得有声有色。明白不明白？”父亲肃然接受了命令。

责任重大，千头万绪从哪里下手？父亲说：“我军作战从来是打政治仗，要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。只要让指战员明白了为谁而战？为何而战？就什么人间奇迹也会创造出来。前指应明确提出：‘誓死保卫党中央！’‘誓死保卫毛主席’的鲜明战斗口号，让它深入人心、振奋军心、统一全纵的意志。各级指挥员要深入一线，深入班排，要像火把一样点燃每个战士心中的火焰，要告诉战士们：冀中大平原辽阔无边，却没有七纵的一步退路。我们的后面就是西柏坡，就是党中央，就是毛主席。七纵只有二万人，面对敌人共四个军二个骑兵师（旅）十万之众。七纵只有小米加步枪，面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加飞机坦克大炮。

七纵阵前只有一条唐河，但七纵后面有千百万老百姓。这点敌人不够我们打嘛。打仗打的就是一口气，七纵要在气势上压倒敌人。一个战士要顶几个战士，一个纵队要顶几个纵队。七纵必胜，蒋军必败。”政治出战斗力。战士们的斗志如火山爆发般被激发出来，眼睛都瞪红了，吼出：“与阵地共存亡，决不让敌人越唐河一步。”父亲和他的战友们：七纵司令员孙毅、政委林铁、副司令员周彪紧急动员冀中全区军民进入临战状态。以唐河为中心进行周密部署：以 19 旅为核心构成第一道防御阵地；以 20 旅为核心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；以地方部队两个团为核心构成第三道防御阵地；纵队掌握 21 旅为总预备队，时刻注意西柏坡方向。10 月 28 日凌晨，敌 94 军四个师及坦克队、工兵爆破队共四万多人，由保定南下，向石家庄方向发起进攻，同时以骑 4 师、骑 12 旅等部绕道偷袭西柏坡。保定距石家庄 130 多公里，敌人企图依仗其机械化装备长驱直入。刚出保定，就遭到我冀中军民庄庄阻击、节节抵抗。29 日敌人在飞机大炮、坦克的配合下疯狂进攻我第一线，气焰嚣张，企图全力一举突破。19 旅在十多公里的战线上，同敌人激战，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毫不畏惧，英勇顽强，以反冲锋反突击手段反复冲杀，杀伤敌千余人，并击落敌机一架。20 旅两个团，在民兵配合下，放排枪，集中火力打敌骑兵马匹，回民支队伏击敌骑 4 师一部四百个骑兵，痛击偷袭西柏坡之敌。敌骑兵仓惶缩回保定。30 日是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。敌在铁路两侧使用三个师，以坦克为先导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，向我发起集团式轮番进攻，另一个师在右翼迂回。我前指命令投入总预备队。在一个村落的枯井旁，我军一个连队放下刚端起的饭碗，与来袭的敌一个营展开了白刃格斗。在这口小井旁，敌人就陈尸二百多具。战士们以一当十，刺刀见红，杀声震天，令敌胆寒。父亲说：“我们困难，敌人更困难。咬紧牙关，现在是和敌人比意志、比决心、比勇气的时候。胜

负系于一念之差。”父亲以前指名义号召全纵：“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坚持最后一分钟！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。部队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昂的士气进行神圣战争。部队协同作战好，技、战术运用好。以阵地为依托，各部队分两个梯队和预备队在战斗中交替使用，同敌人反复血战。30日夜，二兵团三纵用三天三夜强行军两百多公里，先敌穿插到敌侧翼后定县地区，对敌构成极大威胁。军委又增调二兵团主力四纵南进，准备与三纵、七纵南北合击，打一个大歼灭战。傅作义得知我主力已到，害怕被歼，遂令敌慌忙向保定撤退，南犯计划草草收兵。

毛主席用他那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笔，替新华社写就〈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〉的电讯，辛辣地嘲讽道：“蒋傅策划的这次突袭阴谋，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，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来已经枯竭的兵源、财源，又丧失官兵两千七百余，战马二百四十四匹，汽车九十余辆，以及其他大宗的作战物资。尤其不妙的是，本已离散了的军心，更加涣散。”“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场，整个傅作义系统，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，他们却还在做石家庄的美梦。”

父亲充分发挥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，领导冀中军民彻底粉碎了蒋傅偷袭石家庄、偷袭西柏坡的黄粱迷梦；胜利完成了阻敌南犯，保卫华北首脑机关、保卫党中央、保卫毛主席的重大任务。

父亲说：“作为战役指挥员，一定要有战略观点。你所指挥的战役、战斗，这个局部一定要服从战略全局。在上级总的一盘棋意图下坚决行动，你进行的战役、战斗，就具有了战略意义。作为军人，关键时刻能得到上级的信任是幸福；能参加这场战役是幸运。”

“开闸，放虎”

1953年“三反五反”运动，抓经济犯“老虎”，也波及到华北空

军部队。运动热度一浪高过一浪，当下面要再抓一批“老虎”的报告，放在时任华北空军政委的父亲案前时，父亲深思良久，蓦地站起来，把报告往桌上一摔，对秘书说：“走，带我去见见几只最大的‘老虎’。”又派了几个工作组分别去几个“重灾区”解剖麻雀。这一切调查做完了，父亲胸有成竹，拿起电话，直接要空军刘亚楼司令员：“刘司令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向你报告，包括你答复我的时间一共只要五分钟。”第二天，在刘亚楼司令员办公室见到父亲的，还有空军政委吴法宪。父亲开门见山：“运动搞得扩大化了。华北空军一共立案 XXX 名，关押 XX 名，其中师团干部 X 名，飞行干部 X 名，甚至涉及军级干部 X 名。我调查过了，真正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审查的不过 X 名，其他都只不过是—般性问题。这样的问题，你我身上都有。如果这样也算‘老虎’的话，刘司令，不客气的说，首先该抓的就是你和我，你和我就是更大的‘老虎’。为什么运动一来就非要把军营搞得鸡飞狗跳，老婆孩子眼泪汪汪，人心惶惶不可？！下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眼巴巴地望着我们，有多少颗心在焦急地盼着我们的政策。局面如不立即扭转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就会影响军心，影响训练，影响作战。为什么‘关虎’时那样大刀阔斧，迫不及待；‘放虎’时却如此小心谨慎，迟疑不决？！要颠倒过来！如果说关虎时我们左，放虎时我们就不要右。现在要拿出一股子劲全力纠偏。”刘司令员来回走动—着听取汇报，骤然停步，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，眼睛—亮，厉声问道：“你的意见？！”父亲毫不犹豫、斩钉截铁：“四个字：开闸，放虎。”刘司令兴奋地说：“漆政委，你亲自去处理这件事。这种情况空军较普遍，你写个报告给我，作为典型我批转全空军。”话音刚落，吴法宪马上说：“漆政委，你可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谁敢在这个时候顶风而上，摸这个老虎屁股呀？我们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也只有你漆政委呀……”父亲—出办公室，立刻对秘书

说：“你坐我的车，一分钟也不准耽误，马上去‘三反五反’办公室，传达刘司令员的命令和我的指示；除 X 名继续要审查的人员外，其他一律解除关押和审查。这些‘老虎’都要在晚上 5 点钟前放回家，我要一个一个检查，也让人家吃一顿团圆饭嘛。”

无影山上

1969 年林彪的“第一个号令”，把父亲从居住了 20 年的北京四合院扫地出门，赶到了济南北郊空军无影山干休所，大隐于市。

在那“大革文化命”的荒唐年代，父亲没有讲过一句假话；没有写过一份假材料；没有出卖过一位同志。他举杖怒斥“造反”的丑类：“说我是‘三反’，我就是‘三反’。我是反对帝国主义，反对封建主义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。我造旧社会反的时候，还没有你们呢！”……父亲被罢了官。父亲散步时常自语：“我现在是无职无权又无影了。”身居陋室，心忧天下。在他那宽阔胸膛里，跳动的是一颗火热、博大的仁爱之心。

一天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无影山看望那里的老干部，看到父亲立刻说：“来来来，老漆坐到我身边。”父亲问：“杨司令，什么叫做走后门？”杨答：“走后门嘛，无非是一些老同志把子女送进部队，锻炼一下也好嘛。”“杨司令，那你这个后门可要给我留一条小缝缝。”杨司令一摆手，宽厚地笑笑，对随行的军区部门负责人说：“漆政委有什么事，你们帮他办就是。”于是，天南海北被打倒、被审查、被下放、被劳改、被关押的老战友、老部下、老朋友的子女，甚至原来并不熟悉，走投无路，自报家门找上门来的孩子们，川流不息地来找他们的漆伯伯。父亲家简直成了招待所、武装部、转运站，安排食宿 — 填表 — 联系部队 — 送走。父亲说：“这叫扶上马，送一程。马不停蹄，一条龙服

务。”从早忙到晚，乐此不疲。几个月后，军区干部部长悄悄地问：“漆政委，你送的兵快够编一个连了，还有没有？”父亲说：“这些都是后代哟，不要怕麻烦。为了公道，为了被侮辱的和被迫害的……”“他们能赶能害，我们会救会爱。大爱无声，要多做少说、先做后说、只做不说。”甚至连落难的少奇同志的子女因和孩子们关系甚好，父亲也甘愿冒“天下之大不韪”常常给予温暖和关照。“少奇，中央管；他的孩子无辜无罪，我看见了要问要管。”

父亲说：“危难见人心，患难见真心；多雪中送炭，少锦上添花。”

两个字的故事

1972年的春天，晚饭后父亲散步走到街上，只见远处一群人在围观着什么，不时还传来激烈的争吵声音，似乎有人为了争执什么而动手打架。父亲听到后跟陪同他散步的小廖（炊事员）说：“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，咱们去看看”。边说边快步走了过去。

原来是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胎坏了，找到路边修车铺补胎，修车师傅给他车胎补好后，小伙子嫌车胎修的不好而不愿意付钱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你争我吵、互不相让，甚至动起手来。旁边围观的人有看热闹的、有劝架的，也有替各方打抱不平的，吵吵嚷嚷很是热闹。

父亲和炊事员小廖走到围观人群中间，对还在争斗的俩人大声喊：“都住手，不许打架！！！”听到与当地不同口音的制止声，打架的双方一愣，看见两个解放军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其中还是个穿军装的老人，那两人正在争的脸红脖子粗，一时间却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道父亲是何方人物来管他们打架的闲事。

在那个把文化都给“革命”了的年代，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上和群众中曾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，受到普遍的尊重。父亲的声音，给了正在争

斗的两个人很大震慑和压力。

父亲一边制止他们，同时上前拉住两个人的手说：“都过来，跟我到这边来。到底为啥子事情打个不可开交嘛？！有啥子了不得的嘛？我来给你们评评理！”说罢，便牵着他们俩人走出人群，找个黄土地面蹲了下来。

争斗双方各自陈述一番。

父亲听完，并没有直接评论哪一方对与错；而用他特有的机智风趣说道：“这样吧，我写两个字来考考你们。认得这两个字的就是有理一方，没理的就要给有理的道歉！”说罢，找了个树枝，在地上写了个“怒”字；打架的两个人都认识，答道：认识，是愤怒的怒字。父亲紧接着又在地上写了个“恕”字，这个字很像“怒”字，俩人刚刚回答了“怒”字，对这个字一时语塞，半天没说上来。父亲笑呵呵地跟他们讲到：“这个字念恕，就是饶恕的‘恕’字。你们只认得‘怒’字，却不认识这个‘恕’字。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讲道理。说你们没有理，是因为你们做人不够厚道，没有胸怀！不懂得尊重别人，体谅别人！你们只知道愤怒，不知道饶恕。你们看看我是干什么的？是个解放军，是个老军人。我们在战争年代打仗，和敌人真刀真枪地打仗，打个你死我活，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还要执行‘交枪不杀，优待俘虏’政策，还要宽大投降了的敌人。你们两个是敌人吗？到底有多少仇恨啊？”

两人不语。

父亲继续说：“既然你们都不是仇人、敌人，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是‘自家人’，哪有自家人还要动手打自家人的？”“有分歧，有矛盾要好好协商解决，应该是可恕不可怒！”他边说边用树枝指点着地上那两个字。

父亲接着又对修车的小伙子说：“你请人家给你修车，师傅是给你

修好了的，也付出了辛苦劳动。人家不容易！你应该付钱！要是你认为他修的质量不好，没用几天又坏了，你可以找这个师傅再修一下，师傅免费。这样好不好？”

就这样，一场小小的争斗，被父亲用他对人民群众一贯关注的热心肠和扎实的文化素养，用两个象形字就化解了。

父亲，是无影山上普通老百姓口封的“人民代表”。他散步的足迹走到哪里，就常常停下来，和那里的理发师、修鞋匠、锅炉工、木匠、磨刀师傅、补洋铁壶的手艺人倾心交谈。和他们一起喝茶、下棋、聊天、交朋友，了解他们的艰辛和疾苦，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并倾其所有竭力去帮助他们。人们自然又亲切地称他为“老漆”。父亲说：“离休，要离而不休。不能裁缝丢了剪子，只剩下尺（吃）。”父亲家门前，常年是求助的比送礼的多，自行车比汽车多，老百姓比官员多。父亲说：“我这条鱼，离不开这些水呀！”“我本来就是沧海一粟嘛。功、名、利、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，只有人民这个大海才是不朽的。”

父亲说过：“我们这些人，打不死、斗不死、病不死，精神永远不死！”但，父亲和他那一代开天辟地的英雄们毕竟陆续远行了，越走越远……；他们建立的功勋和祖国的山河同在，与日月同辉。父亲现在因重病长期躺在床上，但是他的那颗心仍在坚强地跳动。一个热爱人民、铁骨丹心、急公好义、古道热肠、有情有义、有胆有识、敢爱敢恨、敢做敢当、可亲可近、可敬可爱的漆远渥将军，却分明微笑着，正向我们走来，越来越近……